



## 在《花边文学》中穿越时光

◎尹画

国庆节回家乡探望妈妈，顺便去新开的城区图书馆打个卡。

图书馆面积不大，氛围却安逸静谧，我挑了本鲁迅的《花边文学》，临窗坐下，正对着母亲河，风光一流。这一天，没有什么要紧的事，就安心坐在书房里看鲁迅写的书，时光充裕，内心安宁，精致的生活并不贵，它从来与钱无关，更多的是一种认真的生活态度。

家里有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，1973年的版本，是父亲留下来的，中学时曾经读过一遍，如今好似什么都记不得了。所以，与其说我是来重温鲁迅，毋宁更像是初读，处处有新鲜的感觉。

关于花边文学的立意，鲁迅直言“花边”是银元的别名，他直呼“我的投稿，目的是在发表”，如此坦率，着实可爱。的确，写作主动权在于作者本人，有人为记录生活而写，有人为研究学问而写，各人选择各人喜欢的路，无可厚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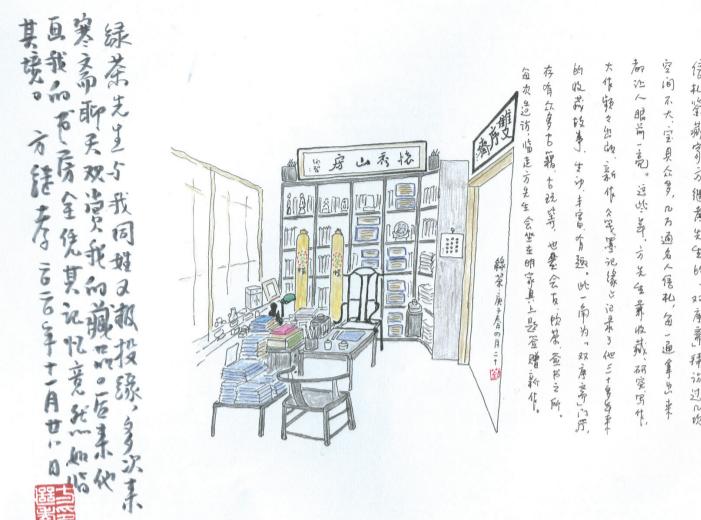
《花边文学》里收录的文均发于20世纪30年代，距今已近百年，措辞句法和今时今日略有不同。有些词汇不明其意，边看边查百度，涨了一些知识，譬如都鄙、《推背图》、耆英会……也许这些词也算不太偏僻，只是我孤陋寡闻而已。无论如何，读鲁迅是有收获的。

又发现鲁迅的笔名真多，一篇换一个笔名，一本《花边文学》里竟有20余种笔名，也不知起这些名字费了多少思量。颇有意思的是，有些笔名像是女人的名字，比如曼雪，又比如替女人说话的一篇《女人未必多说谎》，署名为赵令仪，像是女作者在给女人们撑腰。之所以起了如此多的笔名，乃因赌气，乃因之前的文被讨伐得厉害，所以赌气绝不搁笔，换些笔名，托人抄写，变了笔迹去投稿，有点揶揄恶作剧并洋洋得意之感，让我领略到鲁迅孩子气的一面。大众印象中，鲁迅从来都是一副不苟言笑的严肃面孔，其实不尽然，他的幽默和孩子气在《花边文学》里清晰可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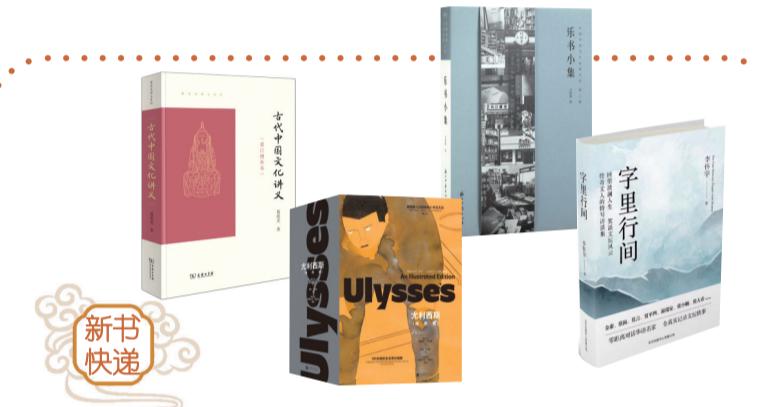
读《花边文学》时我还注意到，鲁迅在书里提了好几次《毛毛雨》和《谢谢毛毛雨》。插上耳机，打开云音乐，先听了《毛毛雨》，歌手像个五音不全的孩子，听得我哈哈笑出了声。这首创作于1927年的老歌是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，词曲创作者是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黎锦晖，演唱者并不是素人，而是黎锦晖的女儿黎明晖。再去听《谢谢毛毛雨》，同样唱腔很嗲很有年代感。时代变迁，不单是措辞句法，连唱腔唱调亦与今时今日有了显著变化。如此看来，艺术作品确实是有美学研究价值，文学是其一，音乐也是其一，倘若没有这些载体，我又如何能穿越时光，感受到百年前的人情世故。

## 绿茶画名家书房·方继孝

方继孝，1954年生，名人墨迹收藏家。



**双序斋** 这些年，方先生兼顾收藏、研究、写作，大作频频出版。此一角为“双序斋”门厅，存有众多古籍、古玩等，也是他会友、饮茶、签书之所。



### 古代中国文化讲义(重订增补本)

葛兆光著  
商务印书馆

本书凡十三讲，涉及汉字、婚礼丧仪、家族和社会、儒佛道、阴阳五行、民间信仰、传统的世界观等，为读者呈现出一幅生动的古代中国历史和文化地图，同时也为读者在记忆与现实、传统与现代、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。

### 尤利西斯(插图版)

[爱尔兰]詹姆斯·乔伊斯著 [西班牙]爱德华多·阿罗约插图 萧乾、文洁若译  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阿罗约用近30年时间，为《尤利西斯》创作了300多幅插图。全书有100多幅为整页或跨页的彩色大图。小说描绘的都柏林生活场景，更具象、更直

接地扑面而来……让读者置于都柏林市民身畔般的沉浸体验。

### 乐书小集

方韶毅著  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本书是作者书生活的记录，收录了近20年有关淘书、访书、读书、评书的文章，不仅可见其优游书林的生活状态，更可见读书历程。在作者看来，读书是一种日常，“如果读书如同呼吸一样自然，那么生活将会更美好”。

### 字里行间

李怀宇著  
东方出版中心

本书作者访问20位国内顶尖文人，金庸、蔡澜、莫言、贾平凹、流沙河……在一问一答间，作者为我们展现出这些文化名流不为人知的动人侧写。



## 研纸

◎闫笑

《陶庵回想录》“我的童年”一节，谈到其堂兄弟，“其中共祖父的两个，年龄比我大了几岁，因伯父去世了，家无田地，靠伯母一人纺纱不够一家生活，虽有两个妹妹，靠研纸有点收入，当然仍难生活，所以两兄弟都出门学生意去了”（中华书局2022年版，第25页）。其中“研纸”一词，初印本编者注“压实磨光的纸”，重印本则改为“绍兴当地制造祭祀用的锡箔纸，把锡箔裱在纸上后，逐张压实压光的工序”，自然更为确切。

陶亢德是绍兴人，其乡前辈范寅所著《越谚》记载，“打锡成箔，研纸上，为冥镪料。相传前民供宝用银，明太祖起兵无饷，刘青田令借而集，迨定鼎，则还以锡箔之纸锭。业此者，宁绍两府细民”。绍兴素有“锡半城”之称，即全城有一半人以锡箔业为生。而其所以如此，乃是因为“较他业为易学，而获利亦较厚”。

至于研纸，其工具是一根五尺长、一手握大的竹竿，上端系于竹质弹簧之下，下端镶嵌了一个平面的铁块，地上装置二尺高的底板，锡箔就放在底板上，左手按纸，右手握着竹竿向着锡箔来回挤压，使之与纸结合更加牢固，表面更为光洁。如此工序无须大量体力，故而“不独贫家小户争为之，即中人之产，其妇女亦多乐此不疲也”。

其后锡箔业衰落了，有些研工转不了业，只得苦撑，维持生计，当时有民谣说“研纸工人实在苦，吃个冷饭头，坐个硬板头，起早落夜黄昏头，夜里研纸点个灯盏头，走到纸店里听弹头，一路眼泪向肚里流”，又说“研纸司务实在苦，研纸研到半夜过，冷脚冷手无处焐，喝碗冷水填填肚”，还说“研纸娘们死无常”，劳作之苦，生活不易，可想而知。陶亢德说“靠研纸有点收入，当然仍难生活”，也是实情。



丢失了，无从验证。

对于《读书》杂志中的“品书录”，我当年特别关注。自以为尚无写长文的准备，可以试着写点“品书录”那样的短文。扬之水早年的书话小品，是我学习的范本。遗憾的是，等我有小文在《品书录》上刊发时，她已经离开杂志社，到社科院去做名物研究了。前些年，先后在苏州和上海的博物馆邂逅，有过寒暄，我竟忘记提及购买盗版书这档事。

## 以《椿柿楼读书记》为学习范本

◎曲辰

张中行《负暄三话》中有一篇文章，专记《读书》编辑赵丽雅。书前谷林的序里说的也是她。据悉，这位赵丽雅使用各种笔名，在杂志《品书录》栏目刊发了许多书话小品。我曾尝试从旧刊中检出她的文章，仅凭文风来判断，也不知是否准确。

赵丽雅后来用扬之水的笔名出版了两部书话《脂麻通鉴》和《终朝采绿》，颇受读者欢迎。她早年以宋远的笔名出版的《椿柿楼读书记》